

台灣文學的長青樹

「巫永福捐贈展」策展紀要

文／陳慕真 研究典藏組、程鵬升 展示教育組 攝影／程鵬升

在台灣文學發展的歷史長河裡，巫永福（1913—2008）的一生見證了不同的時代和政權，從日治時期起，即以其豐沛的創作力創作小說、詩、評論、戲劇、短歌和俳句，持筆創作直至九十高齡。2011年8月，國立台灣文學館推出「巫永福捐贈展」，藉此呈現台灣文學的長青樹——巫永福一生豐富、多彩的創作生涯。

2011年8月19日至11月15日，國立台灣文學館推出「風雨中的長青樹——巫永福捐贈展」，展出巫永福於2000年捐贈之重要文物，包含手稿、圖書、照片等珍貴文物，除了向觀眾介紹巫永福一生的文學成就之外，也藉由展覽向這位台灣文學的重量級作家致敬。

策展理念

1932年，20歲的台灣青年巫永福赴日本東京明治大學就讀文藝科，1933年在東京與文友組織「台灣藝術研究會」，發刊文學雜誌《フォルモサ》（福爾摩沙），開始投入文學創作的生涯。日治時期以小說、新詩、戲劇、評論為主。戰後初期因為語言轉換，加上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氛圍，對巫永福的文學創作產生強烈的影響，而暫時淡出文壇。直至1960年代，創立「台北歌壇」，並加入「笠」詩社，大量發表中文新詩、評論，並以日文、台文創作俳句、短歌。

巫永福一生歷經不同的時代和政權，文學創作上則跨越了日語、北京語的語言藩籬，政治和語言的困境卻不曾擊倒這位意志旺盛的作家。即使歷經戰後初期的沉寂，他仍堅持以筆寫下人生，持筆創作至九十高齡，出版《巫永福全集》24冊，呈現出豐碩成果。而巫永福的文學成就除了日治時期及戰後的文學創作外，其獎勵評論、



創作者眼前的螢幕呈現多語紛雜的畫面，暗示台灣跨越語言一代的作家共同面臨的跨時代、跨語言困境。

提攜後進的用心，對整體文學發展的影響更不容小覷。1978年，巫永福獨自捐資創辦了國內第一個文學評論獎——「巫永福評論獎」。1993年，成立「財團法人巫永福文化基金會」，鼓勵投入台灣文學的優秀研究者外，更獎掖諸多文學創作者。

爲了呈現巫永福豐碩的文學成就，策展時特別依照時間脈絡規劃爲「台灣文學的長青樹」、「萌芽・深根」、「花開・散葉」三大區域。在「台灣文學的長青樹」中，呈現作家生平、文學年表，並展出全集、精選集、照片等文物，作爲巫永福文學生涯的概論。「萌芽・深根」區域則



看似豐盛的筵席，卻放置了一張綁手、綁腳，甚至束縛的刑椅。究竟坐下去後，是享受豐盛的大餐？還是被細綁起來？什麼樣的愛？讓人如此無法領受。

透過〈遺忘語言的鳥〉、〈泥土〉等代表性詩作、手稿及巫永福談論文學創作的影音，表現詩人於文學創作上的思想及成果。最後的「花開・散葉」區側重於文學運動之面向，展示「巫永福評論獎」的歷屆得獎名單及巫永福相關研究的學術成果，呈現巫永福致力於文學推動的重要性及影響力。

從日治到戰後，巫永福身爲台灣文壇的長青樹，對於台灣文學的主體性建構和文學運動卓具貢獻，因而被譽爲「福爾摩莎的文學桂冠」。本次展覽在有限的空間中展出近百件的文學文物，仍無法完全呈現巫永福一生豐富的創作生涯，期待未來仍有機會再以各種方式呈現巫永福的文學世界。

展場導覽

一走上二樓的展場，映入眼簾的是一顆巨大的樹，比喻巫永福就如同台灣文學的長青樹一般。展場導覽依區塊主題分敘如下：

「台灣文學的長青樹」介紹巫永福的生平，因巫永福的人生閱歷豐富，若將他的生平經歷以年表形式展出，將非常龐雜，其「文學」特質部

分亦容易被資料淹沒，爲使焦點集中，本展場主要呈現巫永福文學年表；並展出24冊《巫永福全集》及2011年重新整理出版的《巫永福精選集》。

「萌芽・深根」展出巫永福的文學創作，包含了小說、現代詩、散文、俳句、短歌、家族史等。豐富的手稿及出版品，可看出寫作是巫永福生活中極重要的部分，他不愛看電視，幾乎天天寫作。不輟的筆耕，使其深耕在文學的田地中，似乎也讓他的心靈深根在台灣的土地中，萌芽了。

「花開・散葉」區展出巫永福設置巫永福評論獎，獎勵文化評論、文學評論、文學創作領域優異的出版品，從1980年至今共71人獲獎。而學術界對巫永福亦有許多的討論，1999年、2011年都有以巫永福爲主題的學術研討會，討論巫永福的文學創作、其人其事。呈顯巫永福對台灣文學的貢獻仍不斷的花開、散葉，滋養這塊土地。

展場內運用巫永福的詩作〈遺忘語言的鳥〉、〈泥土〉、〈愛〉、〈解凍〉發想，而成爲裝置藝術，將平面的文字轉化爲空間內的陳設。例如在「萌芽・深根」區中，以巫永福的日文詩、陳千武翻譯的〈愛〉爲展示文本：「父母未曾說過愛我／但我領悟父母的愛／你每次都說愛我／你的愛卻無法領受／你想征服我把愛說成一視同仁／我知你的花言巧語含有虛偽／你想擁有我底心情／但我的心常受騙已成了石頭」（原刊於《笠》五十期，1972年8月）。這首詩寫於日治時期，隱喻殖民者表面主張一視同仁，實則暗藏高壓征服台灣人的統治手段。在展場的裝置上，我們特別擺放了一張桌子，桌上有西餐的刀叉、酒杯、湯碗。看似豐盛的筵席，卻放置了一張綁手、綁腳，甚至束縛的刑椅。究竟坐下去後，是享受豐盛的大餐？還是被綑綁起來，看得到、吃不到？什麼樣的愛？讓人如此無法領受。

一首詩的解讀，有幾種可能？透過展場的裝置藝術，我們希望讓觀眾藉著文字的閱讀、親手的操作來體會巫永福歷經語言轉換、時代動盪，產出的豐碩果實。✎